四書稗疏

四書稗疏卷二

明衡陽王夫之譔

船山遺書

孟子

萬乘之國　集註謂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當七國時提封皆踰千里足知非謂天子且殷周之有天下未有弒君之事弒君者齊晉秦楚耳魏冉封陶黃歇封吳土地廣於三代之侯封千乘之家亦非天子公卿也於萬乘言國則非天子明矣於千乘言家則非縣內諸侯亦明矣若春秋所紀周召毛祭劉單皆得有國不言家也周末兼并疆者數圻固不待言卽在周制未亂之日魯號百里而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傳稱泰山在魯封內則泰安泰山在州北五

里、甯陽曲阜泗水龜山在縣東北五十里新泰蒙陰蒙山在縣南四十里費縣蒙山在縣西北八十里接蒙陰界顓臾在山下沂州之地許田在州西北八十里橫亘數百里非果儉於百里莒子國耳當方五十里而有牟婁郠鄆防茲牟夷郱附庸也不能五十里而有漆閭邱濫升陘訾婁沂西鄟東下邑如此其多土田兵賦從可知矣則諸侯之封地不盡如孟子所云千乘之國宋衛中山之謂也萬乘之國孟子嘗以稱齊燕而七雄皆是也邦國車乘依司馬法每乘甲士十步卒七十五人論語鄭注司馬法曰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賈洛州以此是邦國法大國三軍謂方五百里之上公侯以魯語推之可見元軍萬二千五百人三軍凡三萬七千五百人以乘計之則五百乘也次國二軍謂方四百里之侯魯猶次國也故二軍凡二萬五千人以乘計

之則三百三十三乘三分乘之一小國一軍謂方三百里之伯而子男不與萬二千五百人以乘計之則一百六十六乘三分乘之二畿內車乘依司馬法每乘士徒三十人周官鄭注司馬法曰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賈洛州以此爲畿內法王六軍凡七萬五千人以乘計之則二千五百乘若邦國千乘則士卒七萬五千人王畿萬乘則士卒三十萬人古人用兵無如此之多者惟戰國白起暴鳶王翦之流始空國而興數十萬人之師以此推之則千乘萬乘殆如唐之更番宿衛宋之廂軍禁軍賦以充伍者多而出以任戰者少也又按王畿千里及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亦是大概言其率如此其實則以軍乘多少制也王萬乘而六軍則四而用一以戰也侯千乘而

二軍則三而用一以戰也審然則上公元侯宜千五百乘而三軍伯宜五百乘而一軍皆三而用一以戰是則公伯或稍小於五百里三百里畿內除四同以制鄉遂又出萬乘稍大於千里也然亦皆相近惟侯國適如其數焉若七雄之云萬乘則合邦國車乘而積之萬乘而有士卒七十五萬之衆又倍半於周然其中如韓則不足而楚更過之要亦是大概言也

釁鍾　釁血祭也其禮有二一殺牲以血血之郎以爲祭無復酒肴饋獻之節約許侯釁廟禮言之一殺牲薦血而有酒肴饋獻之節說文釁从爨从酉酉所以祭也故知有酒釁之或字血字爲釁从从且且俎也故知有肴釁字說文未收血之釁其用又有二成廟釁之以羊門夾室皆用雞宗廟

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此釁鍾以羊皆交神明之
道也則凡百神之壇兆新成皆釁可知此於經無明文故以類推後鄭以周官小子珥於社稷祈於五祀為釁然以繼文證之凡有三失羊人上言凡祈珥於其羊牲下又云凡沈辜釁積共其羊牲明祈珥與釁是三祭其失一鄭云毛者曰刉羽者曰衈而士師凡刉衈則奉犬牲犬人凡幾衈川駹果如鄭所云士師犬人二文但云刉足矣何故兼言衈其失二鄭亦謂祈珥用之於宮兆始成時則非歲祀而肆師言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是常祭矣其失三以此知祈珥之與釁非一祭明矣而廢成亦釁見閔師職竈成亦釁說文釁血祭也象祭竈也从爨省故知竈成亦釁釁之或字又為釁以釁祭又施於玉鎮故从玉亦从爨之意璺字說文未收皆神之也凡此皆因宮兆名器之新成而祭
其用一也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先鄭云釁謂釁鼓也春
秋傳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樂記車甲衅而藏
之府庫羊人凡沈辜釁聀共其羊牲先鄭云聀讀為漬漬

軍器也蓋初出師時軍器自鼓以下皆釁其祭名釁師還復釁其祭名潰對文則異而散文皆曰釁也凡此皆因出師而祭其用二也薦血之釁其用亦有二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先鄭云釁讀爲徽或曰釁鼓之釁後鄭用先鄭之或說故注曰釁謂殺牲以血血之寶玉尊貴之物不安以血污之先鄭說較長小子釁邦器邦器卽寶鎮寶器羊人釁耻先鄭云謂釁國寶此釁字先鄭亦當讀徽故賈洺州云先鄭於經中釁字皆讀徽龜人上春釁龜今月令孟冬釁祠龜筴先鄭於此雖無明文然龜筴之尊貴亦同寶玉可以類推讀徽無疑雞人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先鄭云釁讀爲徽凡此皆因尊貴之器有神歲一祭之其用一也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小子釁邦器及軍器主祧主後鄭於此亦注云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主尤人子孫所重以血塗之不安於心知非

也軍器若旌鉞（旌鉞尊於鼓文不以血塗）凡此皆因出師而祭之其用二也若其所由名則爲血之釁釁微也祭之而祝其神愈徽美也血血之釁釁（虛振反）釁（音問）也祭之而祝其神保其物之無釁（音問）隙也漢書釁鼓應劭注曰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釁呼（同鏬）爲釁此經趙注曰新鑄鍾殺牲以血塗其釁郤因以祭之曰釁夫宮室非渾成無隙者豈羊血之徧錮其戶牖乎且鍾鼓有釁隙必不成音自當改鑄更冒以血塗之曾何所補推尋應趙二家之意亦謂神保護其無罅隙耳而集註仍趙注之文芟因以祭之之語幾不可解又考諸侯釁鍾當以猳豚以牛以羊皆僭也天子之郊兆或可用牛與

敹𩨠 按特牲饋食禮主婦俎𣪘折鄭注曰𣪘後足爾雅云𣪘盡也後足於體爲末故轉訓盡也說文無𩨠字應是竦字形聲皆近因以致譌竦懼也言牛懼而𣪘閉筋肉顫動猶言𣪘栗也經文傳寫失眞如此類者多矣𣪘音戶角反𩨠音息拱反趙注牛當到死地處恐皃恐即竦之義也廣雅作殑𣨼增加之字非說文所有

疾首蹙頞 集註云頞額也按額顙也頞鼻莖二字原不相假借且人心昔說則眉揚而額蹙愁苦則眉皺而鼻莖蹙易頞爲額反矣集註又云疾首頭痛也痛自因病不因憂愁或因愁致病則且伏枕呻吟傷躃不得而聽弱㡳不得而覩矣疾首者蓬髮不理低垂喪氣若病者之容耳

明堂　明堂之法古今聚訟要出於公玉帶馬宮湻于登諸人因緣呂不韋月令而文以陰陽術數迨班固蔡邕又增飾支離形制乖錯幾令匠石無所施其繩削其曰九室十二堂（大戴記）十二坐（新論白虎通義）十二室（五經異義）十二宮者（論月令）皆據月令言之也以明堂左个即青陽右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元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元堂左个即總章右个一室兩嚮自非仲月居太廟亞兩月而共一室中央太室四嚮皆窒天子何面以施斧依諸侯百官班列何室之階出入何室之戶說之不經乃至於此鄭氏駁五經異義云盛德記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其言韙矣且非朝非廟贅立一宮遠

在國陽百官府署不屬於左右天子舍其朝廟月䜉以往先王未如是之廷也況明堂之立在國之陽一而已矣泰山之下巡守偶至無彌月之留何亦有之且天子狩於五嶽各以其時岱宗春事則建青陽三室而已足餘九堂何爲而建如使泰山之旁僅有三室則宜名青陽不名明堂矣考之明堂位有中階阼階西階門東門西東門外南門外西門外北門外應門外又曰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以門堂相次而論而應門在明堂之前又春秋紀雉門及兩觀相連則明堂即在應門象魏之內非遼遠南郊別有明堂審矣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堂崇一筵周有文世室武世

室魯有世室春秋曰世室之屋壞是也是世室即廟之名也重屋者即所云世室之屋也謂之明堂者殆以夏堂一尺殷堂三尺而周堂九尺較二代而尤高高則明故曰明堂耳且其丈上則曰帀朝一夫下則繼以廟門闈門路門應門內九室外九室之制則明堂在王宮之內而即廟又審矣潁容春秋釋例曰太廟有八名肅然淸靜謂之淸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雝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盧植禮記注曰明堂即太廟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取其宗祀之淸貌則曰淸廟取

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璧雝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凡此皆以明堂即太廟也然周家七廟始祖及文武之廟皆尊於羣廟故皆曰太廟而明堂之爲太廟乃文王之廟也何以明之大戴記曰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其證一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注云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也又曰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閒袞冕負斧依即明堂位所云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也又曰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是諸侯請罪王者之大刑也又曰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升大史述命是諸侯受賜王者之大

賞也故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審是則明堂卽文王廟其證二此經上言明堂下論文王之政其證三天子有皐庫二門而魯以庫門兼之天子有雉應二門而魯以雉門兼之天子有太廟始祖廟明堂文王廟亦曰大祖二廟而魯以太廟兼之以其文比方之又足以明明堂爲文王廟其證四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其證五由是而其制可得而言矣士大夫之廟小故室堂同基天子之廟大則室堂異基而室特大故曰大室曰世室世卽大也考工記曰五室凡室二筵周書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戸高八尺廣四尺牖高三尺皆室制也其言堂方百一十二尺者亦謂室基

耳高四尺者室基高於前堂之基也於百一十二尺之中規百尺施壁宇戸牖以爲大室室外面有六尺之城耳又於百尺大室之正中施柱梁爲五室中央一四角四其壁皆以疏屏爲之可置可去疏屏者木屏上爲疏窻下是板壁每室之空皆丈八尺故曰室二筵三室五十四尺四壁六尺總六十尺故曰室中方六十尺必爲五小室者所以奉禮上帝及諸神之玉也上帝及諸神祀在郊兆無木主以玉禮之而郊兆無宮室故其玉皆置此上帝之玉在重屋五帝各於其奧而文王木主在大室之奧必去疏屏而總爲大室者以后稷廟有祫享七廟七尸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后稷至文王約三四十世文王至顯愼又三十餘世其主皆升食而薦孰必在室中非百尺之

室莫容也若文王祖廟武王宗廟雖無祫享而左傳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大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若然則祖祀文王時有上帝有文王有五帝又有本朝有大功之君若夏少康漢世祖之屬皆不在祖之中非恢復舊物以及從祀之聖人善人亦與祫祭相亞也其宗祀武王亦宜以繼世令主及勳勞之臣從享又與文王廟相亞也故皆須大室而羣廟則否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此堂制也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四面以一筵爲納陛前三三方各二所謂九階也九階之内方百二十六尺三分之以二爲堂一爲兩夾則堂廣八十四尺東西序各占地尺五是堂室九筵也中堂

之南北邉一壁地爲北壁是南北七筵也祫享薦牲薦𤍠之時惟十一尸有筵其祧主無筵不與故足以容之祖宗之祀惟上帝五帝及有功德之後王有筵亦足以容也堂北壁之中東戶西牖則斧依所在也戶牖之內無室卽北堂也夾室一以藏祧主一以藏從祀之主周書曰東應門南庫門西臯門北雉門門方十六尺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元○堂中央曰太廟亦曰大室左爲左个右爲右个此門制也東應門者言自明堂之東出可通應門則明堂東門在應門之內雉門之外也其北門可通雉門其南門可通庫門則明堂之深南齊應門北齊雉門也雉門當在應門之內言雉門在外者非若其西門則僅可通臯門不

可自後繞之以北通也其明堂青陽總章元堂則四門之堂名也左右个則門夾室之前也宮總名明堂正堂名明堂而南門亦名明堂南門正門也故獨擅其名云堂基廣百四十四尺三之二以爲門基方九十六尺也三分之東夾一堂一西夾一各三十二尺南北亦三分之兩夾北一兩夾一兩夾南一亦各三十二尺也門廣二丈一尺樹塞門在外方十六尺也樹及兩夾之前每月頒政之所也閏月則在門左扉之中樹之內也記言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者南門謂應門明堂之制備於此矣若此經所云王者之堂則亦天子巡守之行宮而已葢天子巡守必奉祧主及禮神之玉以行及至方嶽之下宿於行宮而行宮之左亦爲明堂以奉禮神之玉及祧主其

制相倣彿然亦不能如國中明堂之備矣荀子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楊倞注明堂壇也謂巡守至方嶽之下會諸侯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爲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是楊氏以方嶽之明堂卽覲禮之壇然壇者隨地會諸侯之所但爲壇壝無復宮室周不巡守四百餘年壇壝豈復有存何待宣王之毀故知壇之與方嶽明堂似同而實異也葢壇亦倣明堂爲之又加畧焉事至而築事過卽毀耳楊氏以此義釋荀未爲得也又引築帝宮以釋荀近之矣

褐寬博　集註云褐毛布葢本淮南高注覽冥訓　毛詩鄭箋及後篇趙注以毳織之若今馬衣者之文以爲說考馬衣

卽左傳定八年之馬褐蓋以極粗之毛布爲之若今之毯雖至賤無以爲衣者卽令爲衣而織毳皆至燠之物許子安能常衣不畏暑月之暍乎若毛布之精者則又價倍紈綺故後漢書烏桓傳曰婦人能刺韋作文繡織氀毼廣雅曰氀毼罽也漢書高祖紀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注曰罽織毛若今毲及氍毹之屬皆言其貴也安得言褐卽爲貧賤之服褐又出北方南土所無自非富貴人鮮有衣褐者許行生長南楚服用樸儉舍其土宜之布而求褐於北賈愈不憚煩矣審是則褐之爲義自當以趙注後二說爲確趙注曰或曰褐枲衣也卽說文裋編枲衣也褐編枲韤也之說蓋編末績之枲爲衣衣之極惡者一曰粗

布衣也即說文一曰粗衣之說然編臬之衣亦不常見二說又當以粗布衣爲確但許趙二家皆主衣爲言似褐乃衣名如裋褐之褐然考之史記劉敬傳曰臣衣褐衣褐見衣帛衣帛見此經亦以衣褐與冠素竝言則褐與帛素相對者也似又當以淮南注褐大布也之說爲定（齊俗訓）寬博云者謂貧賤之夫內無裘纊之襯外披一布邊幅不收郎當闊大也

夫里之布　周禮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但言有里布則亦視一里之中各家所當出之布而不以無絲臬捐之耳非重困之令出二十五家之布如後鄭所云也設使故爲苛征以示罰雖有其令必

不能行。徒以箠楚追求。致罷民之死。﹝舊﹞謂先王而有此已甚之政乎。夫家之征。謂夫布。及一家力役之征也。民無職事。罷不任役。而無所獲。亦必使之視九職之貢。平民之力征。抑可以警游惰矣。若如後鄭所云。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既出繇役。復出百畝之稅。罰已重矣。夫百畝之稅。十畝之收也。以管子畝鍾計之。則六十四石也。荀子曰。畝數盆。一歲而再穫之。注。盆二䰛。即令二盆。一歲已入䰛。亦與畝鍾相近。李悝曰。歲收晦一石半。則十畝之收。亦十五石。罷民何所得此粟以償重罰邪。況又給繇役。將何以堪。審是則後鄭之說不可用。明矣。䈞里布者。嬪婦之貢也。女貢也。夫布者。入職之貢也。男貢也。古有布縷

之征、出於男丁丁婦者也、周官謂之貢、貢有九、布襲其一也、凡成丁之男婦、各以所職貢之於王、以充府庫、其多少之率、見管子、管子云、邦布之籍、終歲十錢、蓋謂三農一歲之貢也、大率上農一家九人、丁男五人、人二錢、則十錢也、然三農實貢九穀、特以錢爲其平率耳、周官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男布者二十五家、合出布一匹也、管子黃金平貢萬、謂萬錢、一金、古以一鎰爲一金、管子又曰、經纍布百兩當一鎰、小爾雅、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匹、說文日匹四丈也、以是計之、則匹二百錢、二十五家、大率家丁婦四人、則百人、百人出布一匹、亦是人二錢也、此則嫁婦之貢也、其餘圃貢艸木、工貢器物、商貢貨賄、牧貢鳥獸、衡貢山物、虞貢澤物、皆平其貢、使人出二錢之物、閒民無職、則直出二錢、謂之夫布、此古貢物之法也、周官又謂之九功

家征者、力役之征也、征男而不征女者也、

古力役之征、周官謂之地征、有地守地職二事、地守者、謂邊塞險阻之地、宜成守務、掌固職云、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而頒其守者是也、地職者、謂溝洫道塗城郭障塞、時宜修治者是也、周官、公旬豐年用三日、中年二日、凡無年一日、又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一家一歲三日也、所爲之事、即地守地職、但成守之事、不得使居中之民遠行戍邊、亦不得使邊民獨戍、意亦如漢過更之法也、但漢過更三日、出錢三百、以李悝所謂

粟石三十計之、已用粟十石、又漢法亦遠行戍邊、非令邊民自戍、故戍三日費三百、古法當不用三百、但多少難定耳、地職有傭代之事、故均人曰收地守地職也、此則力役之大略耳、皆常法也、平民之所易趨、亦罷民之所難、能先王譬罷民、不矜其難、亦不過苦、立法之所以平與、但男女之貢、自先王時已立兩便之法、或貢物、或貢錢、所以通奇零也、而貢錢即不貢物、貢物即不貢錢、所謂薄斂也、迨至春秋之時、一概使民貢錢、然貢錢亦不貢物矣、以管子邦布之籍終歲十錢知之、亦猶春秋時稅私畝而不籍公田變法之初也、至六國時、以貢錢屬之廛、所謂夫里之布也、夫布本男貢、里布本女貢、是時既皆貢錢、故不以九職區分、而以廛領貝、總謂之夫里之布、以廛領口、又後世戶口之始、又復計丁男女而貢物、故倍於先王矣、亦猶既稅私田十畝、復收公田、為什二也、此孟子所以亟欲去之、以復其舊與、後鄭以九賦為口率出錢、九功為九職之貢物、蓋沿六國之亂

制而言正孟子所欲去者先鄭以布爲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與後世鈔法相似既不經見後鄭仍先鄭之或說以布爲泉然載師之文布與粟並言而布承宅不毛粟承田不耕之下自當爲布縷之布閭師及此經所言則當以泉爲正學者熟味自知之又按此統九職而言故下直言氓氓者兼商旅農在其中而又不僅商旅農也

蹶者　集註云蹶顛躓也顛躓者固非心之過抑非氣之過不得云是氣也且顛躓則形氣交爲之動而不但動其心矣按越語蹶而趨之韋宏嗣注曰蹶走也蓋始舉足曰步流水步曰趨走曰蹶蹶則趨之甚者方蹶則心爲之揚厲方趨則心爲之悚敏故曰反動其心趙注云今夫行而

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殊爲無謂集註因之過矣

而勿正　集註云正預期也預期者躁於必得卽助長也按士昏禮必有正焉若衣若笄鄭注云必有正焉者以託戒之使不忘然則正者徵也準也指物以爲徵準使必然也集義者徙義以日新其德而不倚物以爲定據故曰勿正有事則有守勿正則不執勿忘則有涵勿助長則不迫上以事言下以時言相互以起義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集註云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按古之城制都城不過百雉三丈爲雉百雉者面百雉三百丈耳城中積萬雉三百步爲一里步凡六尺一里百八十丈三

里凡五百四十丈是三里之城爲百八十雉城中積三萬二千四百雉己過於大都矣七里之郭爲四百二十雉考城郭之差戰國策貂勃云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晉書段灼傳曰三里之城五里之郭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葢五里之城必七里之郭三里之城必五里之郭也此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者據二種城互文以相備耳若五里之城則三百雉城中積九萬雉以積言五里之城且九倍於大都鄭氏駁五經異義曰矦伯之城五里子男之城三里於周制未見其爲城郭之小者且此以地利言之而曰環而攻之而不勝亦以城大不易攻而言不當設言極小之城矣

兼金百鎰　集註二十兩爲鎰按五金之屬統名爲金唯

黃金貴倍涯量況云兼金又價倍於常者辯叢介國安所
得好金千二百兩以餽游客哉兼者雜也雜靑金赤金白
金可以鑄泉布器用者也靑金鉛也赤金銅也白金錫也
春秋傳楚子賜鄭伯金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
則古者蓋以銅錫鉛爲貨賄相餽遺矣爲兵餽之言以鑄
劍戟也

葬於魯　集註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沿趙注之舊
也或駁之曰使孟子以喪母歸則父沒爲母三年倚廬堊
室三年不從政豈孟子無三年之愛葬畢不反於鄒而反
於齊踰禮薄恩亦至是哉然孟子仕齊母從在齊必已授
宅於齊毋容祖禰之主不在齊也則葬畢反齊虞祔以終

三年之喪詎不可乎或又曰充虞曰前日近詞也大夫三月葬則反齊在數月之內去終天之憾無幾時而從容談論於逆旅殆無人之心矣此又非也夫居喪不言者謂非喪事不言也此正屬喪事何故不言此皆不足以證非喪母也然以文考之則此必非葬母何以言之孟子曰且比化者謂死爲化達情而爲簡畧之詞不從生而稱母又不從沒而稱妣乃斥言曰化者何邪又曰無使土親膚膚爲誰之膚而言之不測何其忍也獨儉其親之文似宜爲母喪而或者又以魯平公踰前喪之說與木美相涉遂孤成其說而孝子於親雖極天下之奉不忍曰悅父母之前雖聖人在天子之位不敢自稱君子何弗之察也蓋言親者

故已統六親而言即必以親爲父母則苟有子固夫人之親矣此蓋孟子或喪妻或喪子若從子爲之治葬耳有子故曰親君子云者以君子之道處其子也若以爲族親之親則與天下尤爲相對而文意尤順孟子仕齊母既在齊則其妻子其昆弟及從子皆從於齊矣而孟子又魯公族孟孫之後先人墳墓在魯故葬於魯葬畢不反於鄒而反於齊者以齊之宅有祖考之主及母在也反於齊而留於嬴者此又可決其非妻子矣使果爲妻子必當反齊國都依其所居之寢廟以虞祔必其從子已別仕於齊於嬴有田邑故止嬴而卒哭耳曰不得不可爲悅又知其從子必仕矣謂之化者猶延陵季子之言骨肉歸於士耳曰校者

於其妻子心安道盡而亦可以慰矣從子猶子也而充虞

已美之疑亦勿嫌於傷仁孝之心矣考之本文無不冰釋

此之不審而又不知孟子之已授宅於齊不但誣聖賢仁

孝之德而歸葬悤悤旋卽適齊就客卿之位適以啟後人

奪情之口實爲名教之大害可勿辨乎或又曰檀弓延陵

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閒彼書法如

此其詳而此但曰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不言

所葬之人必是二親無須言也然記文自有詳畧不可以

彼例此也古者三年之喪三年不從政然必卒哭而致事

畱其臣佐以治喪也期喪則聞喪卽致事卒哭而從政從

子本期大夫降而大功然降在大功者與期無異若是則

孟子喪從子必致事以主葬事故書曰孟子自齊葬於魯
而已贉不必更設繁文也
成覸　覸一作覵齊之勇士以力事齊景公其言吾何畏
彼者以角力言耳孟子借引以喻人之自強集註云彼謂
聖賢未審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此經
有難解者二前人亦嘗疑之矣然未有能釋之者其一猶
是一家也何以周之授田遂倍於夏后氏徐氏曰古者民
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際隨時而
加焉此則謂因乎民之奢嗇以為多少也陳氏曰夏時洪
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寖廣周而大備也此則謂因

乎地之荒墾以爲多少也夫謂夏當洪水之後田多未墾
故授田寡似矣然殷之於周又何以贏縮益差邪豈武王
革商之頃域中之田遽墾其十之三乎故陳說非也孟子
言百畝之糞以中農爲率食六人耳使夏果一家八口而
廑授田五十畝則止食三人仰事俯育其何賴乎故徐說
又非也蓋因口之多少而制田之多少也卽以周法考之
家有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之異故孟子曰八口之家
又曰數口之家何休公羊注曰五口爲一家而周官亦有
家七人家六人家五人之文大氐五口以至九口則爲一
家十口以上則分爲二家四口三口則爲餘夫二二口一
口則爲餘夫一此周制也殷則以六口五口四口三口爲

家至七口則為二家夏則以四口三口為家至五口則一
餘夫一家也如是則奢裔荒墾之說皆無當矣其二朱子
之所疑是矣朱子曰先王疆理天下為畎澮溝洫大費人
力若自五十而增為七十自七十而增為百畝則田間許
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
聞如此終難盡信鄭康成曰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
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傅
同叔曰詩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春秋傳夏少康有田一成
有衆一旅以詩與春秋觀之丘甸之法其來尚矣由鄭傅
二家言之則井田百畝之法周且沿夏而殷應無不同矣
蓋溝洫畎澮者所以限田而非以限家也即殷授七十夏

授五十何不可兩家共耕一區一區卽一夫十家共耕七區乎但周制家百畝則畺畔特明而夏文之殷則難明耳然周制田有五等又何能必家爲一區乎土則六等且一家而兼有數區矣況爲井牧則得方正一井九百畝其田之町土之規類表辨鳩度並不能方正又何區之有乎蓋方里而井一井八家者以地言則曰方里以田言則曰一井以人言則曰八家特其相權之大率如此究其實或一井不必八家或方里而無一井烏可泥哉繇是以言則卽周授百畝未必家卽夫夫卽家而夏殷又何疑焉而所以百畝而家九口七十畝而家六口五十畝而家四口者又必有故蓋夏制地九等上六等而田三等周不易之地百晦一

易之地二百晦再易之地三百晦蓋出於夏制云其授之也不易之地二家一夫一易之地家一夫再易之地二家三夫公田隨夫分配蓋等少則制未備而口少則事易精忠教也殷沿夏制土仍六等而田則四等矣上地食者三之二田百晦萊五十畝中地食者半田百晦萊百晦下地食者三之一田百畝萊二百晦加上上百晦而無萊者是爲四等又上上每歲之收什而上地九中地八下地七既於地分耕休又差其收之上下田事愈悉矣以下地百畝爲定率下地一夫之歲收當上上七十畝故以六口爲成家而士大夫食田食邑之制權此以起農重而士祿稍薄貿教也其制上上地七十畝可受六口之家六十畝可受五口之家五十畝可受四口之家四十畝可受三口之家餘夫一人二人皆受二

十五畝上地八十畝可受六口之家七十畝而五口六十畝而四口五十畝而三口中地九十畝可受六口八十而五口七十而四口六十而三口下地百畝可受六口九十而五口八十而四口七十而三口四等皆以十為差者地下者治之勞地上者治之逸也公田則合作　周則田之耕休仍般而分上上為

二等是田且爲五等矣定上什次九次八次七次六之率以授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田事愈悉矣而士大夫食田食邑之制竝以上上九人起率士祿稍重文致也上田歲耕百畝而可食九人管子亦鍾之田周官不易之地家百晦孟子上農夫食九人呂氏春秋上田夫食九人春秋傳井衍沃是已其次歲二耕百畝而可食八人孟子其次食八人是已其次休一耕二凡百五十畝而可食七人周官上地食者三之二一家七人田百晦萊五十晦孟子其次食七人是已其次休一耕一凡二百畝而食六人周官一易之地家二百晦中地食者半家六人田百晦萊百晦孟子其次食六人春秋傳牧隰皋是已下田休二耕一凡三百畝而食五人周官再易之地家三百晦下地食者三之一家五人田百晦萊二百晦孟子下農夫食五人呂氏春秋下田

夫食五人春秋傳町原防是已其授之之制如上田則以百晦授九口而入口九十七口入十六口七十五口六十自次以下則自入口七口六口始其差以十制亦與殷相彷彿也

由是而貢助徹之制可得而言矣卽以上田而論夏則四口一家耕公田五畝私田五十畝按數歲之中爲定額以貢殷則一井凡六口之家十又餘夫四共助耕公田入十畝以爲稅周則九口之家家耕公田十畝私田百畝而徹取公田以爲稅故皆什外稅一也自稅畝作則就所耕百十畝之中而擇其稼之豐茂者十畝以爲稅什一猶未改也後則稅公田又稅私田乃什二矣此則魯之重稅也李悝作盡地力之教其言曰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晦歲收晦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是於私田歲取十一則亦什二也

然而三代之制亦猶曹魏典農都尉之屯田後魏之均田
明興諸衞之屯田特於大難初平之日行之其後則仍其
緒餘而竟之耳與封建無異也若夫承平既久生齒日繁
應受田者多而鄰近無閒田井田無絕產惟有分民之法
徙於都鄙徙於侯國已耳迨至都鄙侯國皆無可徙惟如
漢武帝之實邊已耳又至於邊無可實則各仍其世業而
授田之政不行矣聖人亦坐以待天地之盈虛消息已耳
於是而兼并賣買王者不得而問焉亦天運然也若欲強
爲之制則王莽之王田必亂天下矣乃或國家初造土地
空曠民未復業而不爲均田之制任民自占亦不知王政
者也屯之以儲軍國之用則霸政而已

饔飧　古者天子四飯諸侯三飯食必以樂侑之饔飧者
庶人之食庶人食力無算而必以晨晡爲節許行之說蓋
欲去三飯之禮等晨晡之食耳若炊爨之役庶人亦妻代
其勞未聞其且耕而且炊也集註未安

蠅蚋姑嘬之　蚋本作蜹說文秦晉謂之蜹楚謂之蚊似
以蜹爲蚊也荀子勸學篇醯酸而蚋聚焉則以蚋爲醯雞
今按醯雞好聚酒甕上似廚中飯蠅而絕小俗謂之酒蚊
非蚊也又按蠅之種類好聚腐穢中者凡有三種一蒼蠅
似廚中飯蠅而大赤頭綠腹背有金色俗謂之綠肚蠅一
似廚中飯蠅而小翅稍長集則兩翅疊若一欲雨初晴輒
飛旋空中爾雅蠓蠛蠓郭注小蟲似蚋喜亂飛圖讚風春

雨礎即是蟲也一形狀大小悉如醯雞俗謂之矢蚊蓋生酒甕者謂之酒蚊生矢蔵中謂之矢蚊其實一也若是則蚋即今之酒蚊矢蚊而荀子之言審矣叔重以蟎𧎚謂之蚊者殆以蟎亦有蚊名非即正蚊也宋祁謂蟎小蟲日中羣飛集人肌膚而嘬其血非也此蟲絕小昏時好逐羣飛俗謂之雞蚊以喜聚雞柵中也爾雅孫注曰蠛蠓小如蚊微細羣飛即是蟲矣此與郭注異郭注所云風春雨耐者大於蚊司馬彪莊子注云醯雞酒上蠛蠓也郭象莊子注醯雞甕中之蠛蠓又以醯雞一名蠛蠓矣然不聚於腐惡中則非蚋矣音義蚋諸本或作蜹丁公著云一說蜹姑即蟆姑也蟆蛄俗名土狗好穴稻田之塍農者頗苦之其蟲大如小指而長周尺寸許肉翅四足不聚腐蔵中亦非也集註蚋蚊

鬝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卽本音義之或說不言別本蝲一作蟷似以姑之一字訓爲螻蛄亦疏若姑之爲訓且也承上文狐貍食之爲言無異詁也

牲殺　㪅牧曰牲田獵曰殺特牲饋食用豕少牢饋食兼用羊豕所謂牲也腊大夫用麋士用兔皆田獵所獲所謂殺也田獵所獲謂之殺者有上殺有中殺有下殺上殺以供祭祀重在殺也有田祿則與於饁獸有取獸之禮得以歸爲腊供祭也無田則不能故曰不備

亳嶱　亳有南亳北亳西亳之別湯所居之亳西亳偃師也故椒舉謂湯有景亳之命景亳者西亳有景山在緱氏西南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有景山詩言景員維河者是已皇覽云偃

師有湯亭有湯祠湯之所居既在偃師則葛與之鄰亦必非甯陵之葛可知矣春秋葛人來朝杜預曰葛國在梁國甯陵縣東北今歸德府甯陵縣北十五里有葛城○或以其與北亳考城相近因疑湯居北亳不知夏末之葛以放而不祀為湯所滅地入於商何得至東周尚存以春秋之葛為夏之葛亦其謬已按亳之為言大也猶言京也周謂之京商謂之亳皆天子之都也有三亳者猶周有豐有雒漢有長安有洛陽皆稱京也湯未為天子而所居已稱亳者猶公劉之稱京師也古者諸侯之都皆自立美名及有天下因以名其畿內耳商有天下乃建南北二亳以配西亳夏命未移唯偃師稱亳而已無所謂南北亳也葛伯之國大概在河洛之閒

春秋爲周鄭之地桓王與鄭戰於繻葛疑卽葛國之故墟

按此條與春秋稗疏異先生經說彼此互異特

多而五稗疏中則彼此自相顧惟有數條小異耳

今茲 呂覽曰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古者謂收穫之時爲

茲今茲猶言今秋也當斂穫之際租稅方入會計一年之

國用而曰未能非但訓茲爲此也

洚水 洚本音戸工切與洪一字音降非許愼曰水不遵

道也當禹之時河水驟漲險阻壅塞其上流則滯於龍門

橫決晉地已而畜極妄行隨處溢出不循故道又逆流而

北邢魏曹濮之閒滙爲澤國故曰氾濫於中國中國者冀

兗也孟子言洚水者洪水也猶下篇泄泄猶沓沓也實後

世聲音訓故之學所自起其意以爲書或言洪水或言洚

水其實洚水卽洪水聲同義同但體二耳若泄泄猶沓沓則單言其義同耳許愼說文洪洚水也又別出洚文趙岐注水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洪大也猶以洚洪爲二字未得孟子之意

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　集註云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本趙注益以爲築臺浚池之事然未聞有築臺於山脊者唯俯因洿下則所謂下臨無地其高易見耳况川澤旣爲水豬而復鑿一坎以爲深淵將欲何爲且川澤之中何以施钁鉏若欲池淵之深必就灘磧高處壘築陂堰則因高不因下也按此二語見禮器上云爲朝夕必放於日月豈爲朝夕者亦

人開之使曉閉之使昏乎爲者猶言有事謂祀事也鄭注云謂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上夏至祭地在方澤之中則所謂高者天也下者地也丘陵者圜丘也川澤者方澤也因高祭天因下祭地必於其類而求冀遇其精意故以比爲政必因先王之道因其類而後可通其理也如此則鄭說勝趙

涕出而女於吳　集註謂吳蠻夷之國景公羞與爲昏非也吳周之伯父春秋以其僭王夷之耳當時諸侯不以夷賤之也魯且越禮而結昏齊獨恥乎特恥其以師昏耳所女者說苑以爲闔閭吳越春秋以爲大子波闔閭子也考大子波即左傳大子終累疑吳越春秋爲是說苑始於闔

閭下漏一子字耳說苑齊景公以其子妻闔閭送諸郊泣曰余死不女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棄毒於寡人則不靜余恐棄毒於我也遂遣之吳越春秋闔閭十年謀伐齊齊侯使女為質於吳吳王因為太子波聘齊女女少思齊日夜號泣因乃為病闔閭乃起北門名曰望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乃至殂落女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虞山之巔以望齊國闔閭傷之正如其言乃葬虞山之巔是時太子亦病而死越絕書闔閭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為質子為造齊門置於水海墟其臺在東道左水海右去縣七十里齊女思其國死葬虞西山

滄浪之水　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

凡有三說地說曰水出荊山東句西流為滄浪之水西本或作南是非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水經注沔水篇引是以滄浪為山源

下流入漢耳故酈善長駁之曰余按尚書禹貢言導漾水
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
決入也此其一說也馬融鄭元皆以滄浪爲夏水卽漢河
當是沔字之誤之別流也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
是此水也史記索隱引水經注云鄭元注尚書滄浪之水言今
謂之夏水以下當有闕文來同故世變名焉自今謂至此當是鄭注之文來同上疑闕
冬律竭流夏始六字詳尋語義當如此是以滄浪爲漢水之別流其名夏水
者乃水自漢出別一夏水非自江出之夏水也鄭以自江出之夏水
爲沱則必不以爲滄浪矣劉澄之永初山川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
漁父所歌也馬鄭皆注古文尚書誤會鄭意以爲卽出江之夏水故
善長駁之曰按夏水是江流沔非沔入夏假使沔注夏其

勢西南非尙書又東之文余亦以爲非也此其二說也水經漢水又屈東南過武當縣東北善長注曰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雝漢記謂之千齡洲非也是世俗語譌音與字變矣葢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鄢郢地連紀鄀咸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考按洲經字之誤傳並以尙書爲正耳是以漢水中有洲名滄浪而漢水經流遂號滄浪非別有水出入此善長自造之說也今依善長其歌云云者葢以漢流本清方水漲時則沿漢溪澗自山而溢推盪泥沙下入於漢因而濁耳滄浪楚水其歌楚人之歌孔子南遊楚涉漢而聞之屈原漁父亦楚人也故其歌同

北海東海　古所謂北海者大氐謂今登萊以北遼右永平以南之渤海也孤竹在今永平府撫甯縣地南濱海卽所云北海則伯夷之讓國而逃亦如季札之退耕於野未嘗遠離父母之邦或曰北海者海在其北東海者海在其東則此云北海卽漢之北海郡北海國也葢讓國時渡海而南耳古者公子去國仕於鄰邦不廢君臣之義伯夷爲紂播惡天下無邦遂不復仕故曰避紂也續漢書琅邪國海曲劉昭注曰博物記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於棘津其浦今存按今沂州府日照縣漢海曲地其東卽海史記曰呂尙者東海上人其先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東呂葢卽殷之呂國爲太公父母

之邦大公亦以天下無道家居而不出若鈞渭之說孟子不言知其妄矣或曰大公汲人無據

辟草萊任土地　詩小雅東有甫草周官稻人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埜澤畔草所生之地謂之草也是地也先王棄之不與水爭利者也即民或自耕之但教以耕之之法而不稅其租周官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萊者休而不耕以息地力者也即令民力有餘可以糞治成熟則亦聽之而不入井賦自李悝有盡地力之教商鞅有墾令則草無不墾萊別受甽而皆征稅但以富國而已漢書食貨志歲耕種者爲不易上

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卽左傳之京陵）湻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是土卽田而地乃非田而可以出利者也任者專責也葢書國中應墾之萊田（任土）與澤草之可墾者（任地）專責之吏士使督民開墾而以墾否課殿最也此葢李悝商鞅之法故孟子惡之集註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則三代之政亦必如此而奚罪哉

負夏　尙書大傳鄭注及孫疏俱謂負夏衞地按舜虞幕之裔後雖降處而仍居故封故謂之虞舜舜生長於今平陽府之境（虞故城在今平陽府解州平陸縣東北四十里舜之祖國也　按今解州爲直隸州平陸屬之）耕歷山在蒲坂（續漢書志蒲坂注縣南二十里有歷山舜所耕處是已　今蒲州南三

十里歷山是也按蒲州今爲府治永濟縣陶河濱蒲州沿河之境也漁雷澤抑雷首山下之澤矣水經注河水又南逕陶城西舜陶河濱皇甫士安以爲定陶不在此也然陶城在蒲城北城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耕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爲陶也審如善長此言則雷澤抑即雷首山下之河澤何必兖州之雷夏乎流傳以歷城爲歷山定陶爲河濱皆非也歷城定陶去虞遠矣孟子以諸馮負夏與安邑之鳴條並言則其相近可知諸馮即蒲坂孫疏曰史記云舜冀州之人也今云舜生於諸馮則諸馮在冀州之分按孝經援神契舜生於姚虛詩含神霧握登生舜於姚虛則姚虛諸馮一也左傳宣汾洮注二水名考洮水出今絳縣而西流逕聞喜縣入於涑水水經注以爲自下涑水亦受洮水之乘稱故王莽以左邑爲洮亭河東郡爲洮陽也涑水又西逕夏縣安邑蒲州入河姚虛當在洮水左右書曰釐降二女於溈汭王肅曰溈汭虞地世本曰舜居溈汭今在蒲州南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坂或言平陽及濮按漢今在臨晉西亦都蒲坂大約舜所生當以蒲坂爲是蓋諸古讀都都馮之反語即蒲古反語到故也蒲坂既爲虞地又

與嬀汭歷山陶城洮水相近則蒲坂必諸馮明矣負夏貧山之下皇甫士安以爲負黍是已即南河之南舜所封國也登封有負黍亭水經以負山東陽貧山東首陽山爲一山在今鞏縣北臨河負黍在今登封西南又首陽山在今偃師西西北是則偃師鞏縣及登封之西西皆古負夏地夏下黍三字皆韻近相假借舜之生長於其祖國洎治水成功以舜紹虞且遷其國於南河之南故曰遷於負夏自登封蒲坂抵岐周畢郢適千有餘里若衞地去岐將二千里孟子何言千有餘里乎足知其非東夷西夷云者夷陳也列也導山有四列蓋又以河山分爲東西列故河東河南謂之東夷河西謂之西夷非夷服也按岐周畢郢負夏周之畿內諸馮鳴條皆晉之境晉於周爲何矦不得謂之夷趙生口諸馮負夏鳴條負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又曰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尋趙意則以諸馮負夏鳴條爲東方負海之地故在夷服之中然東方負海之地去岐豐何啻千有餘里此顯與經違非也集註一依其文不察之甚

或又以夷服非蠻夷若然趙氏何故引畎夷且服之所以名夷正以蠻夷故耳何可岐而二之即以夷服言之亦在王畿三千五百里之外四千里之内何得一則近在畿中一則近在甸服乎審是則夷必訓陳訓列審矣鄭注尚書導山云四列謂導岍為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是以天下之山分為四列也或又可以關河分東西則岍岐荆山為正陰西列壺口雷首太嶽為正陰東一列砥柱析城王屋為正陰東二列大行恆山為正陰東三列西傾朱圉鳥鼠大華為次陰西列熊耳外方桐柏陪尾為次陰東列嶓冢荊山為次陽西列內方大別為次陽東列岷山之陽衡山為正陽西列九江敷淺之源為正陽東列蓋以雝梁二州為西而餘七州為東也言山東山西者本此或曰夷讀維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渤碣故以山西為西維山東為東維亦通

畢郢　郢音以整切者楚都也未聞岐豐之間別有郢邑

按此郢當作程音直貞切逸周書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又維周王宅程三年又

文王去商在程是程乃周之故都也字又作程呂氏春秋武王常窮於畢程孫疏南越志曰郢故楚都在南郡則知畢在郢之地皆曰畢郢何晉極矣豈宜公之所著郢程地於漢爲扶風安陵其西北有畢陌皆在今西安府咸陽縣境內畢程二地相近故連舉之武王既有天下以畢封畢公高以程封程伯休父之祖皆爲縣內諸侯孟子堯舜禹文王皆言崩無言卒者此言卒非崩薨明矣卒終也末也但謂其末年所常居者耳畢程去岐不遠故統云西夷以此推之諸馮負夏鳴條同在河東河南又審矣或以畢郢非二地始泥卒於畢郢之語謂崩薨必一地耳

王者之迹熄迹轍迹也王者時巡方嶽大史陳詩以觀風乎王東遷巡狩典廢車轍馬迹絕於天下列國風詩不陳於太史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若衞朔鄭忽秦康陳

靈之事編爲歌謠者葢春秋初王者雖不采詩諸侯或貢之方伯以貢天子也然不采詩即謂之詩亡可矣集註云黍離降而詩亡於義未盡

五世　考六國表及諸國世家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至梁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也時爲齊宣王之七年明年梁惠王卒子襄王立周顯王四十一年癸巳宋王偃之元年四十五年丁酉齊宣王卒愼靚王三年癸卯宋自立爲王赧王元年丁巳魯平公之元年是歲齊伐燕殺子之三年己酉燕始畔齊立昭王計孟子周旋魏齊宋魯二十五年間自顯王乙酉上溯孔子卒王戌爲一百四十三年據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是伯

魚生於昭公之十年己巳史稱伯魚年五十當卒於哀公十三年戊午子思於時若已年逾弱冠則子思年六十二其卒當於周定考二王時去孟子已百年然則程子稱筆中庸於書以授孟子者誤也伯魚生子思子思生子上白子上生子家求子家生子京箕孔子至子家為五世伯魚至子京為五世孟子正與子家子京同時適値五世之際故曰五世而斬憂其墜也或以三十年為一世計孔孟相去之秊自孟子歸而著書時去孔子作春秋百七十年也亦合

羿　古之稱羿者不一莊子列子山海經屢言羿皆非有窮后羿也窮羿篡夏身為天子勢不復與弟子角技其死

也自以寒浞之奸更相爭奪而不緣射且以亂臣賊子假手凶徒而膺天誅孟子顧曰是亦羿有罪焉何其舍大憝而摘微愆邪謂逢蒙爲羿之家衆亦聽詞也羿上古善射之號後世多因之故堯時有羿夏復有羿窮羿殺而射師始不以羿號矣

子思居於衛　子思仕衛當在悼敬昭懷四公之時或出公反國之後世傳仕衛嗣君則誤已嗣君元年當周顯王四十五年去伯魚卒已百五十年子思年六十二計其卒已百有餘歲矣司馬公作通鑑起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去伯魚卒已八十年而記子思荅衛苟變二事於後亦未諗也孔叢子載苟變事稱衛君未嘗目言嗣君其巡狩

篇稱子思游齊陳莊伯與登泰山陳莊伯者田莊子伯也伯相齊宣公當周考王衞敬公昭公之世較爲得實但孟子言有齊寇而悼敬昭三公無見伐於齊之事獨般師之變齊伐衞在魯哀公十七年癸丑計子思尚非彊仕之期或後有齊師不繫大故史逸之耳又孟子稱子思爲魯繆公臣繆公顯之元年皇甫謐以爲壬申表及徐廣以爲甲戌蓋威烈王十九年去伯魚卒已七十六載不能無疑而孔叢子載繆公卒縣子制服子思不可繆公卒以甲辰去伯魚卒已九十七年尤不足信繆穆本兩謚豈悼公一謚繆公邪否則史記子思年六十二之文有譌邪若孔叢則掇拾舊聞多出附會不足辨也史記采錄雜説往往自相

矛盾如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當生於定公二年癸巳至威烈王時已逾百歲而史記年表於威烈王十九年甲戌載子夏授經魏文侯其誤必矣則子思之事安保其不誤

崇山　盛宏之荊州記云書云放驩兜於崇山崇山在澧陽縣南七十五里孫疏以爲今在澧州慈利縣慈利在舜封五嶽之内荊州之壤不得爲投四裔且有庳之去慈利尚千餘里封弟於遠放驩兜於近乎宋之問謫驩州其詩曰崇山瘴癘不堪聞又云北望衡陽崇山在唐驩州境内牂牁江亦曰驩水自曲靖注田州入南甯府州曰驩州水曰驩水皆以驩兜得名則驩兜所放之崇山在交廣之間泗城之南審矣大荒南經有驩頭之國驩頭即驩兜也

百姓如喪平聲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禮庶人爲國君
服齊衰三月鄭氏曰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然周禮如
此唐虞質㒒之制愈可知矣但言畿內則五服之民不服
天子矣王者公天下而私其故封之國蓋以國其所世守
雖失天下不亡其國故畿內之民親於九服而恩禮有加
焉禮必度其可行而與惟相稱九州編甿於天子疏遠闊
絕而爲天子服喪情既不稱而勢亦不可行矣百姓者百
官也百姓如喪考妣諸侯及卿大夫服斬衰也三年連下
爲句三年之間四海之內冠昏祭雖通而不作樂下及乎
侯國之大夫士皆然士無故不撤琴瑟於斯撤矣侯國唯
君服斬衰大夫士則否但撤樂耳故下云帥天下諸侯爲

堯三年喪明侯國臣民之不與也

箕山　括地志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元和郡縣志謂之許由山在告成縣南十三里告城即陽城也今河南府登封東南告成鎮即告成故縣　今在河南府登封縣東南考南河之南今偃師鞏縣及登封之西境是益舜所徙封之虞也趙注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似謂豫州之蠻如戎蠻之屬劉熙注以南河爲九河之最在南者是則以禹津爲南河矣與禹貢左傳王制三書不協恐非今以皇甫士安負黍即負夏之說爲定

陽城　今禹州密縣及登封之東北境是益禹所封之夏也世本禹都陽城汲郡古文禹居陽城左傳注陽城在陽城縣東北元和郡縣志告成縣陽城山在縣東北三十八里今登封縣東北有陽城山史記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徐廣曰禹居陽翟漢書潁川郡陽翟夏禹國陽翟今爲禹州世本鮮生高密是爲禹五帝時多以號冠邑如老彭大費之類則高是號而密亦邑也今密縣即古之密國禹封大國而三邑本邑遂故皆爲禹所封以其山川爲野之號則曰陽城本其國則曰夏言其邑則曰密自漢縣言之則曰陽翟陽城

及密皆在禹封之內而陽翟全爲禹國所有密及箕山之陽城不盡屬禹封故孟堅單于陽翟言禹國也陰嘗依史記作箕山之陽今登封南境及伊陽古云伊川者皆是亦益所封之伊也百蟲將軍碑益姓伊氏古多以國氏則益實封伊云堯舜禹皆以冀州爲畿內故舜禹益所封皆在豫州避者去而歸國也趙注云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可藏處也集註本之是二聖同卽嵩山爲遯避之所二室且爲受禪之捷徑矣避天子位自盛德事固應從容以禮爲進退何至逃之無人之境如避兵避讎之藏形滅跡也哉逃而之谷而不得則當逃而之竇逃而之井如狐貓之竄蛇蜴之匿人將熏掘而得之此莊周迂怪之談非君子之言也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趙氏以二年四年爲在位之年蓋殷道立弟次立嫡長子則大丁薨而外丙仲壬踵立以傳大甲其制然也程子破其說以年爲歲湯壽百齡豈九十有八而生子乎竹書紀年記外丙名勝仲壬名庸湯以甲戌崩明年乙亥外丙立丙子崩明年丁丑仲壬立四年庚辰崩明年辛巳大甲立竹書編年甲子鱗次不亂實三代遺文之可徵者邵子皇極經世不紀二君年世皆折入於湯之末歲而序次唐虞夏商之年參差不齊至周宣王而後與經史合蓋誤以堯元年爲甲辰而不知甲辰爲皇甫謐之說不可依用而堯元年實丙子也繇此相差一百四十九年而序次多舛矣若夫大甲宅憂桐宮者爲之後者

爲之子大甲嗣仲壬則爲仲壬居喪如嗣子也湯墓在桐
仲壬之墓亦在桐古者墓兆以昭穆祔葬無各爲陵邑之
制也按此言湯墓與書經穉疏異

司城貞子　趙注以貞子爲宋卿據司城宋官耳乃司城
司馬位竝六卿貞子能亢桓魋以衛夫子自可迎來送往
何須夫子之微服哉如其不然亦孱弱葸畏之人抑不足
以爲賢矣孔子不得於魯衛在定哀之際宋之六卿未聞
有貞子以賢著自辰佗彊大心之犇皇向二族分執宋政
皆魋黨也無可爲聖人主者且微服而過宋過者不留之
辭則未嘗信宿而無所主矣審是則貞子必非宋卿史記
孔子至陳主於司城貞子漢書人物表有陳司城貞子是

馬班皆以貞子爲陳人與趙異考左傳陳有公孫貞子杜氏世族譜以爲哀公孫司城氏通志世族畧有司城氏以爲陳哀公子勝爲司城因氏若然則貞子爲陳卿且哀公之孫公子勝之子以官氏較然可考陳亦有司城者或效宋置之當時曹亦有司城集註旣本趙注以貞子爲宋大夫又引史記至陳主貞子之文彊合二說遂使貞子一人半宋半陳未免進退無據趙注陳矦周陳懷公子也爲楚所滅故無諡但曰陳矦周史記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爲湣公索隱按左傳湣公名周是史官記不同也依邠卿言則陳矦周本無諡其云湣公者或臣下私諡如宋王偃諡康諡獻之比索隱所云今左傳無其事始誤記孟子耳或曰亡國之君諡在爵下如

周之末王名延而謚赧稱王赧也其曰隱王然王者臣下之私謚非所滅國爲之謚此陳矦亦同之本名越楚王謚之爲閔稱陳矦周臣下私謚爲陳湣公也謚法周至也是有周謚然周爲善謚必非也閔或僥之借字徹有僥公見世本

君十卿祿　集註引徐氏言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八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

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此皆據下士上推而爲之算也考左氏春秋內傳曰唯卿備百邑外傳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荀子曰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以四井爲邑計之百邑乃四百井四成之地也又邦國車乘三而用一是四乘乃得一卒四成除甸外旁加賞出四乘則一卒之田正謂百邑大國之卿所食以是差之三乘乃次國之卿而小國卿當二乘大夫當一乘若五乘則又天子下大夫及大國之孤云凡此皆大夫食邑之制也乃一成以上得言邑乃四乘之公田賞二萬五千六百畝三乘則一萬九千二百畝二乘則一萬二千八百畝一乘則六千四百畝似與徐氏所推縣殊然一井之

收不過稷禾秉芻缶米出外傳其餘悉貯之田閒以爲萬民之蓄積備水旱而上不得有所私焉其芻本無粟稷禾爲粟百六十斛缶米爲粟八斛米蓋以爲公家之稅稷禾則半以治車乘半以爲大夫之食采寀是則一乘六十四井其爲大夫之食采者廛五千一百二十斛也凡食邑卑者諸侯之卿大夫皆爲卑者又自貢所食十之一則一乘正食四千六百奇八斛以鬴計之實七千二百鬴差而下之則上士三千六百鬴中士千八百鬴下士九百鬴原思爲孔子宰與之粟九百始九百鬴下士一年之祿也曾子仕莒得粟三秉見韓詩外傳莊子以爲三釜蓋字之譌下士一月之祿也一歲三十六秉即九百鬴與百畝之收畧當九百鬴食九人則府祿蓋八百

鬴史祿葢七百鬴胥祿葢六百鬴徒葢五百鬴云由是以言亦與徐氏所推符同而士食田皁隷食職之制皆在其中矣大夫幷食貢凡八千鬴又一家宰一邑宰各九百鬴幷貢又二千鬴合萬鬴實千鍾大夫之祿也孔子爲魯司寇奉粟六萬卽千鍾實六萬四千斗舉成數言六萬耳三千鍾則次國卿祿曾子仕三千鍾見莊子葢次國卿云此又兼官宰食加而言也

百畝之糞　集註云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說本之趙注然文勢不順王制作百畝之分注曰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墽有五等收入不同也葢分者田高下之分等也此語總冒下五句於文爲順此經當从之耕者之

所獲一夫百畝此言所得受於公之田百畝之分以下又言田雖同名百畝而肥磽之差又自有五等也又考糞字正訓除也故說文曰糞棄除也廣雅曰糞除也周禮曰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曲禮曰凡爲長者糞之禮左傳曰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皆謂埽除也旣又以所埽除者爲糞說文糞从𠬞推華棄釆官溥說似米而非米者矢字又曰菌糞也論語曰糞土之牆左傳曰是糞土也是已旣又轉爲饒美月令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彊注曰糞美互文廣雅曰糞饒也周禮曰凡糞種注曰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煑取汁也𧂭謂煑諸獸骨肉取汁以饒美穀種耳荀子曰樹落糞本是已又自除轉而爲盡廣雅曰糞盡也龍子曰

凶年糞其田而不足言盡其公田之所收而不足夏亦有公田故日農及雪澤初服於公田說又見上細勘諸訓無一與此經合者斷以破字從王制爲妥

費惠公　考之春秋無所謂費國者集註云費邑之君邑安得有君而稱公且既曰小國之君明費之爲國而非邑矣困學紀聞曰春秋時費爲季氏邑史記楚世家有鄒費郯邳蓋戰國時以邑爲國意者魯季氏之僭與愚又按呂氏春秋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是費在鄒郯邳滕魯之間也說苑尊賢篇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

魯人果攻鄒而數之十罪而曾子之所諍者九魯師罷鄒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審是則魯與鄒近故相攻尸子曰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濁而以泣清之也疑子陽卽惠公由斯以言則伯厚以費爲季氏之後其言躐矣考之魯世家及六國表竝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則三桓非復如定公時陪臣勝而微也又考之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則悼公之末季氏猶臣屬魯末爲費君韓非子言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或者所弒之君卽悼公此又悼公末季孫未爲費君之證則惠公葢當魯元穆二公之世爲季昭子之後也

又檀弓稱曾子疾革之言曰斯季孫之賜也則當曾子卒時季孫尚未僭費君而說苑云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其所云曾子必曾申子西而非子輿也若是則惠公在元穆之世又明矣或以費即魯果爾則說苑何以言魯人攻鄪呂氏春秋何以言費又言魯邪或以費即鄒果爾則史記及呂覽何以言鄒又言費邪其說皆非也惟以費即費滑費子陽即騶子陽於理頗似然費滑去鄒郯邳滕及魯較遠終不如季孫氏之爲確也

殺越人　集注云殺人而顛越之人既被殺則自踣於地奚待人顛越之乎但言殺人其罪已極可勿論其越與不越也按越者踰也遠也越疆遠行之商旅也殺越人於貨

律所謂攔路劫殺者是已附近之人雖挾重貨盜猶不敢肆其惡唯越境孤客殺者易以滅口是以凶人敢試其鋒刃而人不爲之欽恨也

牿亡　牿亡之牿从牛从告牛馬牢也費誓曰今惟淫舍牿牛馬其从木之梏則手杻也集註訓牿爲械以牿爲梏之失也牢牛馬者禁其動逸如人之過其仁義之心不使流動自非桎梏之謂

狠疾　集注謂狠善顧疾走則不能使果有養指失背之人可僅謂之急遽而不能顧乎趙注曰此爲狠藉亂不知治疾之人也是以狠疾爲狠藉而以亂釋之考狠藉乃落錯疊韻字之轉蓋憒亂之皃也當从趙讀狠藉爲是

趙孟　集注云趙孟晉卿也考趙氏盾武鞅無恤皆稱趙孟柄晉政然當孟子時趙已簒晉且稱王矣不當復以字稱疑所謂趙者乃平原君趙勝孟者卽孟嘗君田文也田文食孟嘗或別以邑氏氏孟耳孟子時二君之勢最震燿於人之耳目或又曰六國表趙成侯十八年有趙孟如齊考其人雖與孟子同時未聞其有能貴賤人之權非也

曹交　趙注云曹交曹君之弟集註因之按曹於魯哀公八年爲宋所滅至戰國時名其故都爲陶秦東畧地取之以封魏冉不知趙氏所云曹君者果何氏之君耶校邾小邾皆曹姓則交或二邾之後或疑曹乃邾姓非氏審是邾後不宜稱曹交然古人如彭祖姓氏皆爲彭鬻熊姓芈氏鬻芈鬻一字邾人或同之又或曹既滅而其子孫以國

爲氏流裔他邦而交其後裔要非有介弟之尊也

膠鬲　膠鬲爲殷之老臣觀孟子言輔相之與微箕竝列可知己記稱武王遇雨恐紂以膠鬲視師之言不實而殺賢臣則鬲之歸周與商容同在滅殷之後矣或謂文王遣鬲爲閒於殷說尤詭誣膠鬲之舉當在紂父帝乙之世未嘗一日立於文王之廷集註謂文王舉之本之趙注然誤矣

血之流杵　集註云杵舂杵也雖云書不足信然言事亦必有其理而後誠文師行糧食戰則齎粮糒守則輸米以炊未有挾杵臼以行者如云居民廬舍中之杵臼則甲子之師陳於牧野非擣壘陷城何至入民廬舍而殺人拔杵

本楯字之聲譌盾也凡爲盾之木材必輕而製必薄故有可漂流之理雖爲已甚之辭然亦後世尉繚白起之兵所或有也

袗衣　說文袗元服也月令注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袗疏曰袗是元色凡袞服上衣元象天下裳黃象地袞衣色元故曰袗衣集註云畫衣本之趙注然袞衣雖畫而袗不訓畫也𠬤元元端服亦元衣此經袗衣與鼓琴二女果並言應是燕居之服疑元端爲是袗字亦作袀獨斷曰袀紺繒也吳都賦注曰袀皁服也左傳注曰袀服黑服也皆是

殺人父兄　爲人父兄胥人也殺人父殺人兄者亦殺人耳當其殺之豈擇人之有子弟者而殺之耶抑豈擇人之

無子弟者殺之而可免於報邪又豈置其人勿殺而但殺其父兄邪若均是人而名之曰人之親則孟子之言亦迂繆矣葢殺人父兄云者因其子弟而殺之故以父兄稱此謂當時立參夷之法以子弟之罪累父兄而殺之也始置參夷之刑者及以參夷之法論獄者其人皆卒得參夷之禍葢孟子有感而言集註未悉

丘民　釋名丘聚也廣雅丘衆也聚之衆則大矣故楚人謂長嫂爲丘嫂亦言大也審是則丘民者衆民也大衆也所謂天下之民歸心也若偶然獲譽於隴首之農夫而爲豪傑之士所不與亦何足以爲天子

榱題數尺　集註云榱桷也題頭也顧數尺之義未詳葢

屋庳淺則霤短屋高深則霤長霤長則蓮宇暗而瓦易下
迤於是於榱桷之外別加榱題覆於榱上使簷際昂起則
宇際軒敞如鳥翼之張矣然不施榱題者霤水順下既加
榱題而有數尺之昂起則霤水且逆上而溢漏於是於瓦
下榱上施薄板而以泥傅之上爲筩瓦使霤水雖稍逆猶
下流而不中溢既加薄板施泥塗載厚重之瓦則一切薄
櫨楣棟皆必以鉅厚之材承之舉一榱題數尺而屋之壯
麗宏邃皆可推已以下基言之則數仞之堂必有十仞之
室以上宇言之則有數尺之榱題必有數十圍之梁棟不
言宮室之壯盛而自在其中矣

七世孫世全牛溪謹刊

後學歐陽中鵠重校

後學王光縉少谷重刊

後學蔣春熙鹿苹重刊

後學吳中俊健侯重刊

四書稗疏卷二終

明衡陽王夫之譔

許愼說文解字所引字畫不同者　菉竹猗猗　菉从艸本訓王芻也詳詩稗疏　赫兮愃兮　愃況晚切寬嫺心腹皃　瑚槤也　槤从木本木器也　文質份份　音義同彬　誃予之足　誃尺氏切別也多之字誃予之手當同　讘曰　讘力委切說詳疏中　色艴如也　艴蒲沒切變色皃　趩如也　趩音翼趨皃　袩衣長　袩音褻衣今文作衺　袉紳　袉音義同拖　不使勝食旣　旣居未切小食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寮从穴愬乃告愬字愬本昜愬愬終吉之愬　有何臾而過孔氏之門

者　何胡可切从人从可人可負也借爲誰何字从艸之
荷菡萏也臾苦怪切艸器　深則砅　砅音厲履石渡水
也　友諞佞　諞部田切巧言也秦誓惟截截善諞言
以杖何莜　莜徒弔切盛艸器　櫌而不輟　櫌从木音
義同耰　曾西䠞然曰　䠞才六切䠞然愁然也　隸天
之未陰雨　隸音義同迨陰亦當作霒山北曰陰　成靦
靦苦閑切　無然詍詍　詍余制切多言也與泄同
爲不若是恝　恝呼介切忽也與㤅別　竅三苗於三危
竅麤最切塞也謂禁錮之　謜謜而來　謜魚怨切舒
徐也　放勳乃殂落　殂昨胡切死也　散不畏死　散
眉隕切昏冒也　滰淅而行　滰其兩切浚乾淅米　顚

之推曰客有難主人曰今之經典子皆謂非說文所言子皆云是然許愼勝孔子邪主人應之曰今之經典皆孔子手迹邪客曰今之說文皆許愼手迹乎荅曰許愼儉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有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儒尙得臨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邪必如左傳止戈爲武反正爲乏血蟲爲蠱亥有二首六身之類後人自不得輒改也之推此說誠爲通論自解散隸體古文已隱固不得舍叔重以爲準矣其未經說文引據者今文率同俗書譏以許愼李陽冰徐鉉所定字正之於後　居易以俟命　居當作凥居蹲居也今人別立踞字俟當作竢或作𥏃俟大也詩儦儦俟俟　矧可繹思　矧从弓从矢作

改古無刻字　昭穆　昭當作佋示招切取義於昭明之
昭而形聲固別朱子謂因司馬昭諱作韶音非也許慎無
稼預爲晉諱　昆弟也　昆當作晜昆同也又爲昆夷之
昆　必有妖孽　妖當作祅妖好女也孽當作蠥孽庶子
也艸木之怪爲祅故从艸禽獸之變爲蠥故从虫　載華
嶽而不重　華當作𠌶音胡化切華唯呼瓜虎花二切
庶幾夙夜　夙當作𡖋解散作夙字从凡無義　而民威
於鈇鉞　鉞當作戉鉞與鐬通　小大粤之　粤字本如
此省弓不成字　子貢　貢當作贛賜也名賜故字贛　樂
記越絕書俱正作贛貢獻也音同義別　譬如北辰　辰
當作𠩺辰大辰心宿也　不踰矩　矩當作巨或作榘者

工記作萬古無矩字　退而省其私　省當作省少自識
也私當作厶背厶爲公私不也　人焉廋哉　廋當作廋
王曰叟當作叜叟不成字　嗚呼　嗚當作烏或作於从
口不成字　吾不復夢見周公　夢當作𡮛夢莫紅切夢
夢不明　與之釜　釜當作鬴从父从金既不成義亦難
以下筆省金从玉盆不成字　與之庾　庾當作匬庾倉
之無屋者也　郁郁乎文哉　郁當作彧古無郁字从阝
从阝俱所不安　誨人不倦　倦當作劵从人从劵無謂
飲水　飲當作㱃古無飲字　弋不射宿　弋當作𨽸
弋槩也詩註別作杙又皁色也愼夫人衣弋綈　如有所
立卓爾　卓當作𠦝卓高也𥿮立貌　巽與之言　巽當

作巽易巽卦從此巽具也撰選饌僎字所從俗書作巺亦
謬　與衣狐貉者立　貉當作貈獸名貈莫白切北方豸
名俗以貉為貊貈散貊旁作百為蠻貊字皆謬　與與如
也　與當作懸趣步懸懸也　沽酒市脯　沽當作酤沽
水名在漁陽今直沽河沽之哉亦當借用酤字賣也　迅
雷風烈　烈當作颲颲烈火盛也　不可徒行也　徒从土
从辵隸當作徒解散古文作徒　斗筲之人　筲當作箾
古無筲字　謂之躁　躁當作趮古無躁字　孔子辭以
疾　辭命之辭从𤔔辛受之辛从受古者見必有贄不見
則卻其贄辛而不見自當作辛若禁伯曾以蓋曰辭受辛
為好辭之辭則抑誤也　深耕易耨　耨當作槈或作鎒

古無耨字　數罟不入洿池　池當作沱古無池字　俯
足以畜妻子　俯當作頫古無俯字從俯無取　率西水
滸　滸當作汻古無滸字　天下之商　商當作商从商
省从貝與商周商量之商別　雖有鎡基　基當作錤錤
鎡柄也基堂址也　若將拯已　拯當作抍或作撜从丞
不成字　民之憔悴　憔當作顦悴當作顇左傳一作蕉
萃　飦粥之食　粥當作鬻音糜俗去鬲讀作祝誤　負
耒耜　耜當作相不从耒　許子必種粟　種植字本从
童種稑字本从重後人兩易之　瀹濟漯　漯當作濕濕
本音沓水出東郡武陽入海别無漯字其㬎溼之溼本當
作溼是猶惡溼而居下作濕者相承之譌以漯爲濕以濕

爲滐其迷謬久矣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域當作或借爲或者之或耳从或从土乃古國字　使契爲司徒　契當作偰契唯魚既切一音劵也無音私列切者　或相什百　百當作佰佰與什什同意十百數也什佰十倍百倍　螬食實者　螬當作蠤俗省　誅紂伐奄　奄當作郁奄大也又奄信　其麗不億　億當作意加人作億安也从意作億不成字　濟人於溱洧　溱當作溍溱臨武水名　彌子　彌當作鑷从弓不成字　抱關擊柝　柝當作欜从斤不成字　芻豢　芻當作物芻刈艸也又王芻　君子不亮　亮當作諒亮不成字　狐狸　狸當作貍不从犬　菽粟　菽當作尗菽子蕭切味果也俗作椒　凡屨

見者但舉其一餘皆可通他如德不从彳然當从口淵將从丮湲不从从采鬭當从从門之類流俗傳寫成熟不能徧適合外內之道也　今監本四書大全作內外按外內內外隨文先後皆可古本相承作外內不當改易若俗解謂合外於內則纖迂矣　萬章曰鄉原一鄉皆稱原人焉章趙氏本萬章作萬子想亦臨文偶異屋廬樂正公都既得稱子章亦可稱但趙註謂其不解聖人之道故稱萬子美之以責之斯迂謬矣然遽改章字亦非闕疑之道當仍萬子自可不用趙說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後學王光縉少谷重刊

後學吳中俊建侯重刊

後學薛春熙鹿苹重刊

四書考異終